

書叢學大南東

疏講志文藝書漢

著 實 顧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學大南東

疏講志文藝書漢

著實顧

行發館書印務商

自序

清儒金榜曰：「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權二十引

信哉。金氏禮學卓卓，故能爲此言也。天下者，指中國一家而言，非今之所謂

員輿之天下也。然不通漢藝文志，誠不可以讀天下書。而不讀天下書，亦不可以通漢藝文志。王鳴盛曰：「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繁興，經業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十卷，亦限於時風衆勢，遂致所考漢人傳經源流，未能明析。」同上十七史商權此就六藝而言，已足徵前人之違失。而漢藝文志所述，不僅六藝已也。夫有讀一二書者之言，有讀千萬書者之言，有讀書而未嘗讀書者之言。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言之者難，而聽之者爲尤難也。此自古聞人學者，所以猶多不免譁衆取寵之誚也。夫中國古史茫昧，曩嘗欲撰上古史，而徵信於先秦羣籍，尋其自然之證跡，而不敢穿鑿也。久之，乃得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大戴禮五帝德篇莊子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天下篇荀子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

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尊樂

篇又曰：「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

湯有傳政，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非相又曰：「道

過三代謂之蕩。」儒效篇。案列子楊朱篇曰：「太古之事滅矣，執誌之說。三皇之事，若存者亡。

徒所偽造，足以代表魏晉浮蕩，無歷史無生命之思想。正五胡十六國雲擾中原之先驅。嗚呼。然後知三哲所言從同，而荀子之說爲尤詳。

然後知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掌之內史而掌之外史，此周人之內三代而外三皇

五帝，有以也。何以乎爾，則所謂「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三代之王朝雖亡，而三代世官之守猶存，故內之而因成法也。三皇五帝不然，王朝既亡，并

無世官之守，故外之而存治化也。左昭十七年傳：鄭子來朝，猶知少昊世官，蓋猶今日本有存中國舊物矣。燧人伏羲神農爲三

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此推定三五當別論。以莊荀言世傳而益明也。三王有世傳之政，五帝

有世傳之人，三皇僅有世傳之書而已。蓋傳政有官守，傳人有師法，傳書則二者皆無，僅有

若漢氏之逸書逸禮，藏諸故府而已。太古帝京，咸宅丘陵。唐虞之隆，伯夷惟史。大戴禮是洪

水之災，不足喪其故籍。中國洪水，非西教所說之洪水。或以彼解此，則鄙書而燕說矣。夏將亡而太史終古出其圖法，奔商

殷將亡而內史向摯載其圖法之周

呂覽朱識篇

是夏商之亡亦不足喪其故籍惟周人施教詩

書禮樂官府所守三代是囿三五先典祕在柱下惟史氏則習之故周衰而黃老之術大盛

明周之柱下史老聃傳黃帝道經故曰黃老也燧人伏羲神農之言亦時見百家稱引則均

之史氏所流傳也孟子私淑諸人未得爲孔子徒故但知諸侯皆去其籍而聞其略其言甚

粗略孔子本老聃之徒傳其文學於子夏傳易於商瞿子夏傳詩五傳而及荀子商瞿傳易

再傳而及荀子孔子作春秋左丘明爲作傳丘明又六傳而及荀子故荀子於學最遠於孔

子之傳最眞是以其書詳於詩書禮樂易春秋復稱引道經

解蔽篇

黃帝金人銘太平御覽三

卿子又五百九十引家語孔子觀金人銘而注云孫卿子說苑又載也皆可爲荀子書有黃帝金人銘而今本脫佚之證

則其稱五帝三代之傳人傳政

必確信無疑而況夫其與孔子莊子之言初無二致哉由是而斷言之則周季學者有傳孔

子之六藝者有傳神農黃帝之書者皆非無自而不可偏擯者明也其有互相攻擊者必其

不該不徧有所未習或傳聞異辭遂致紛歧也尸子呂覽雜議之書平視百學規模遠矣秦

火而後漢至文景之世儒業猶未起賈誼新書修政上篇鼂錯漢書食貨志載其貴粟書不諱誦述神農黃帝

顓頊帝嚳遺語尸呂之風猶未沫也武帝建元元年親策賢良董仲舒對「請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由是抑黜百家，推明孔氏，樹之風聲，幡然丕變。淮南王本好浮詞之紈袴也，其著淮南內篇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於

神農黃帝而後入說。」訓修務司馬遷家世史官也，不敢目曰依託。其作史記，一則曰「神農

以前，吾不知已。」傳貨殖再則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

五帝本紀三則曰：「學者考信於六藝，虞夏之文，可知也。」傳伯夷甚矣，其爲譁衆取寵也。然而揚

雄猶以爲未足也，故其著法言稱：「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

問神又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吾子蓋武帝初崇

儒術，標格猶寬。至西京末葉，成哀之世，儒益酷急，屏異已尤甚。若以追比夫荀子，去儒術之

全，益遠矣。當是時，劉向歆父子校理祕籍，向撰敘錄別錄，歆奏定七略，其崇儒與揚雄適相

頡頏。及班固作漢書，亦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司馬遷傳贊故志藝文原本七略。

此吾人今日讀漢藝文志所不能不有歉焉不滿者也。雖然，清儒考證之學，上凌姬漢，僞枚

本古文尙書已暴白於天下，而無可疑義。嘉道之際，吾鄉莊存與劉逢祿復唱常州今文之

學。末流襲自珍魏源之徒，承風簧鼓，誑惑後進，至今猶流毒未熄。而試一審漢藝文志，則今

古之傳，犁然秩然，晚近之說，豈堪一噓。此又吾人今日讀漢藝文志，而有所不覺爽然大快者也。要之，治歷史之法，有一字要訣，曰：如其原來而不加穿鑿，以孔莊荀三哲之言，而知上古有世傳之史，循是而正漢藝文志，則漢儒無所逃其褊衷。以漢藝文志而正漢氏迄今，爭今古文者之謬，則妄人無所逞其淫辭。所謂本正而未自理者，是已。王氏漢藝文志考證，固爲專書。此外則如齊召南漢書考證、沈欽韓漢書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咸遞加而有進。然讀天下之書，而後能通漢藝文志者，猶未盡也。余復爲此疏，乃當前人搜羅剔刮，既精既詳之餘，而復有所搜羅剔刮，終以不可盡載，則約而存之，爲成學治國故者要刪焉。書成兼旬，宜多漏略。補綴求備，俟諸異日。中華民國十年秋初，序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六朝松下，武進顧實。

荀悅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申鑿時事篇。案末句有誤。然實則因文字之今古，而後生義說之今古，故尤以文字之今古爲本也。夫六藝經傳百家之書，原始皆古文也。故爾雅在古文禮記中，其釋經之異文，詳陳玉澍爾雅釋例說者謂今古文並釋也，豈知爾雅及其所釋者，原始均皆古文哉。

自秦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三十四年燒書，以古非今者族。而古文今文之別，始興焉。且秦博士七十人。漢文帝時，博士亦七十餘人，正承秦制之證。武帝黜百家博士，獨留五經博士，後增而爲十四博士。後漢書儒林傳此所以終漢之世，立於學官者，皆今文博士，承秦故也。武帝本不好樸學，漢書儒林傳尊儒徒名而已。宣帝好刑名，以王霸雜用。故武宣之世，儒書不得盡顯者，宜也。乃成帝精於詩書，觀覽古文。命劉向歆父子校理祕書，又賜班歆祕書之副。時書不布，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而漢廷不許。歆獨得賜副者，班婕妤之兄弟故也。歆之子曰嗣，侄曰彪。彪之子曰固，女曰昭。彪與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漢書敘傳是班氏之門庭，尤古文之淵藪。故其後彪固昭父子兄妹撰漢書，咸採用古文。彪撰成帝紀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博覽古今。」而固作律歷藝文二志，遂純取諸劉歆成書。誠以家學淵源，篤信歆之學識爲不可沒也。然則妄人盲談替說，動謂古文爲劉歆僞造，豈不有類於吠影吠聲者哉。民國十一年夏，顧實再記。

例言

一、漢志原文依官本及王氏補注本稍有一二擇從義長不加注別以省煩累。

二、劉向別錄亦稱七略別錄劉歆七略班志所本原書久佚散見羣籍稱引擇要採錄以明淵源。

三、本志在漢書中凡涉漢書如漢書儒林但稱儒林傳作者有傳但在當人條下各稱本傳。

四、每書首釋存亡殘疑俾可一覽而瞭存者篇帙未虧亡者原書已湮殘者流傳有自無間多寡疑者論證未定以俟博考其他辨訂率憑理據無取空談。

五、六藝百家之書大都別家而不別人蓋其師徒授受述作不必一手而實出自一家故如

管子孟子即管氏孟氏之家言本志每略每種結末率標若干家其義自瞭袁松山後漢

續志猶爾晉中經簿始不曰家俱見弘明集爾後書志率標一人之作漢詁久湮近世淺人或

更繩以出版營利之品益不容辨矣。

六、世言諸子不專一家者本志有互著之法然以禮記之明堂陰陽與明堂陰陽說不同書例之則道家之伊尹鬻子與小說家之伊尹說鬻子說不同書明矣更以天文之漢日旁

氣行事占驗三卷與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五行之羨門式法二十卷與羨門式二十卷俱同書名僅差一字說詳術數略而不同書例之則六藝有易術數有周易儒家有景子公孫尼

子孟子而雜家有公孫尼兵家亦有景子孟子道家有力牧孫子兵家亦有有力牧孫子儒家有李克王孫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子王孫公孫鞅從橫家有龐煖兵家亦有龐煖雜家有由余伍子胥尉繚吳子而兵家亦有繇敝伍子胥尉繚吳起小說家有師曠兵家亦有師曠或有註可辨如孫子或無註可辨如孟子要皆雖同書名而不必同書又明矣且班注有省重篇之例曷爲不出於省何必互著耶故互著一說未敢苟同。

七、本志自多可議之處最著者莫如序次班氏於道家列子公子牟注云「先莊子」而莊子轉次在前於陰陽家閻丘子注云「在南公前」將鉅子注云「先南公」而南公亦次前法家慎子注云「先申韓」而申子在前此外墨家之隨巢胡非皆墨子弟子我子爲墨學更後於隨巢二家而墨子書反殿諸家之末道家之老萊子在田子後鄭長者在耶中嬰齊之後陰陽家之騶奭子在張蒼之後名家之毛公在黃公之後豈以原本七略依據漢廷得書先後耶抑班氏固爲未成之書耶

八、其次尚有種種。如諸子略省重篇。班固自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驪冠子蘇子劇通陸賈淮南王書及墨子重甚明。而六藝略

不省。記百三十一篇。內有爾雅孔子三朝記明堂陰陽而又別出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孔

子三朝記七篇。爾雅三卷二十篇。則為重篇。至弟子職一篇。亦即諸子略管子書中之重

篇。豈以尊儒者六藝之故。而得不省耶？又如連山歸藏焦贛易林劉歆洪範五行傳。五行志

鍾律書。律歷志 轅固齊詩內外傳叔孫通漢儀。十二篇。見後漢書曹褒傳。班固所親上。 嚴彭祖公羊春秋。隋志 劉

向劉歆衛衡。後漢書班彪傳注作陽城衛疑。即論衡超奇篇之陽城子長。 揚雄續太史公。韃為舍人爾雅注。釋文敘錄 當屬

六藝略者。甘氏經石氏經夏氏日月傳星傳。天文志 劉歆三統歷。律歷志 當屬數術略者。大都

班氏所親見之書。而概不新入。揆以七經有緯。至東漢始入祕府。故不著錄。則班氏不新

入此類諸書者。亦豈以其終西京之世。不為中祕所藏故耶？漢書終王莽傳。蓋揚雄杜林書莽世曾入中祕。故本志成

新入之歟。且董仲舒春秋繁露尹更始穀梁章句。本志俱無明文。而楚辭舊題劉向集。東方朔

傳稱向錄朔賦。別錄有燕丹子一書。孫星衍燕丹子敘。 本志出七略。故俱無之。至蘇子即鬼谷子。

當亦出別錄。七略之異名。姑舉數事於此。以發本志之蒙。

九、又次司馬遷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

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今據本志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然則漢氏最初校書者，爲蕭何、韓信、張蒼、叔孫通輩耶？僅兵書入中祕，而餘俱不入中祕耶？誌之以俟博考。蕭韓校書而詩書問出，向歆校書而肇有書肆，成一正比例。

十、本書參考書以王應麟本志考證、齊召南漢書考證、錢大昭漢書辨疑、朱一新漢書管見、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沈欽韓漢書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爲主。旁及近人姚明輝漢書藝文志注解、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薛祥綏七略疏證、許本裕漢書藝文志箋。惟薛許書僅見國故登載無多，未見其全。此外參考書，多不勝載。如有擇錄，悉注出處。不盜人善，自見己旨。

十一、本書爲舊稱目錄學之根本要書，故未將班志原文刪節。顏注附行既久，亦未割愛。一可覘吾族文化之初量。又一、冀於治史縝密之思慮，有裨萬一云爾。

漢書藝文志講疏

目次

自序

例言

一 序

二 六藝略

易 書 詩 禮 樂 春秋 論語 孝經 小學

見存六藝今古文表

三 諸子略

儒 道 陰陽 法 名 墨 縱橫 雜 農 小說

四 詩賦略

屈賦之屬 陸賦之屬 荀賦之屬 雜賦 歌詩

五 兵書略……………二〇〇

兵權謀 兵形勢 兵陰陽 兵技巧

六 數術略……………二一六

天文 歷譜 五行 蓍龜 雜占 形法

七 方技略……………二四四

醫經 經方 房中 神僊

見存百家真僞書表

附錄黃侃七略四部開合異同表……………二六一

漢書藝文志講疏

漢 班固撰 唐 顏師古注

武進顧實講述

東漢班固字孟堅踵父彪成書撰漢書百二十卷藝文志者漢書十志之一也藝六藝也

孔子曰「六藝之於治一也」史記滑稽傳引司馬遷曰「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孔子世家

贊賈誼曰「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謂之六藝」新書六術篇鄭玄作六藝論文文學也

論語曰「文學子游子夏」秦李斯請悉燒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史記李斯傳故藝文者兼

賅六藝百家之名也

一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

數故言春秋分爲五章昭曰穀梁鄭氏夾氏也詩分爲四章昭曰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

此漢家尊儒之言也造端乎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本書武紀大成於成哀二帝命劉向歆

父子校理秘文，奏定七略，範圍方策而不過。班固撰史，用志藝文，尊儒大典，遂冠百代。今

七略久佚，幸藉此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故班志亦云然也。七十子者，或言七十，本書三見。淮南子要略訓。史記伯夷列傳。趙岐孟子

辭題或言七十二，見史記孔子世家。後漢書或言七十七，見本書地理志。史蓋七十七為確

數，餘皆隨文便舉之數歟。百家之文，亦稱微言。韓非子五蠹篇曰：「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

黃老之微言。又呂氏春秋精諭篇。淮南子道應訓。皆載白公與孔子微言事。史記田完世家亦有淳于髡與鄒衍微言事。皆可為證。蓋其意恆在言外。故微妙難知也。田論語

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崇爵然則仲尼微言論語即是。仲尼久歿，難再

續記，故云絕矣。大義乖而不絕，故春秋詩易咸四分五裂，詳後。及儒林傳，隋書曰：「猶以

去聖既遠，經籍散佚，簡札錯亂，傳說紕謬，遂使書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

秋有數家之傳。」志經籍此又行文便辭，非稽核之談矣。

戰國從衡，真偽分爭。音古曰：從音子容反。諸子之言，紛然殺亂。師古曰：殺雜也。

此排擯百家之言也。劉歆曰：「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孫吳之

術興。」移太常博士書阮孝緒曰：「逮于戰國，殊俗異政，百家競起，九流互作。」七錄序。見廣宏明集。故或

謂諸子爲七十子者，非也。戰國諸子分立，略見荀子非十二子篇、莊子天下篇、莊子詆孔丘爲魯國之巧僞人。盜師篇韓非子訟儒墨必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非愚卽誣。顯學篇此

道家法家與儒墨爭真僞也。荀子詆子思孟子案往舊造說。非十二子篇此儒家與儒家爭真

僞也。大抵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人內三代而外三皇五帝，儒墨崇三代，百家言

黃帝。史記五帝本紀史起五帝，咸有故籍，真僞分爭，未易衡論。雜家呂覽尸子開卷而道儒之說，

雜然並陳。荀卿亦稱道經其略標百學平等之風乎。賈誼鼂錯生于漢初，立言猶爾，流聲未墜。武

帝初載，旣標崇儒之幟。於是淮南著書曰：「爲道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修務訓

司馬遷撰史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揚雄者，漢氏之新聖，拘

牽儒言，幾若衛其教宗，而一屏百家爲外道，故作法言曰：「欲讎僞者必假真。」重黎篇又

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吾子篇劉向歆父子以宗室之親，受命校書，班固以世臣之誼，

奉詔撰史，咸立於欽定國學之下，允宜有若後世官書一面之詞。故六藝不言真僞，而諸

子往往言依託非古矣。由今觀之，則漢氏一政府之說，其說猶爭真僞，王偽朝正未足以範圍百代而

不易。惟其校定冊籍，區分流略，俾後之人有可推尋，用以揚摧古今，猶爲裨益來學於無